



8

8

冲虚至德真經卷第三

列子

張湛度注

周穆王第三

夫稟生受有謂之形恍仰變異謂之化神之所交謂之夢形之所接謂之

竟原其極也同歸虛偽何者生質根滯百年乃終化情枝淺視瞬而滅神道恍惚若存若亡形理顯著若誠若實故洞監知生滅之理均覺夢之塗一雖萬變交陳未關神慮感者以顯昧為成驗遲速而致疑故竊然而自私以形骸為真宅孰識生化之本歸之於無物哉

周穆王

名滿昭也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大化也入水火貫

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礙音千變萬

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能使人暫

識知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

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為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

變王之厨饌腥蟻而不可饗臭也蝮王之嬪御臙惡而不

可親穆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赭赭音者聖音惡白

之色無遺巧焉五府周禮太府掌九貢九職之貨賄外

府主泉藏膳府主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山

在京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颯子娥媯音藥

曼者穢媯好也施芳澤正蛾眉設筭珥珥音餌珥音

塞耳○筭首也衣於既阿錫阿細細布曳音齊統齊各統

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芷若以滿之充蒲奏承雲六

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承雲黃帝樂六瑩帝樂日月獻王

衣旦旦薦王食珍異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

亡幾何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法音墟○祛騰而上者

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終以珠

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

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

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清都紫微天帝之所居也傳記云

所甚樂與百神游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王俯而視

之其宮樹若累塊積蘇也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

國也所謂易人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颯仰不見日

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

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疑意迷精喪請化

人求還太虛恍惚之惑自然之數也所化人移之移也

王若碩虛焉碩墜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

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晞反扶貴王問所從來之右

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期

之形不移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所謂神者不行

而至于以近事喻之假寐一昔所夢或百年之事所見或

絕域之物其在覺也悅仰之頃更再撫六合之外邪想

淫念猶得如此况神心獨運不假且曩之所居奚異王

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問音開恒謂音其常存

字疑慙亡彼之與此俱非真物習其常變化之極徐疾

之間可盡模哉變化不可窮極徐疾理亦無王大悅不

恤國事不樂臣妾感至言故遺世事之治肆意遠游命

駕八駿之乘右服音古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

棨史記曰造父為穆王得驂騶赤驥白犧之馬御以遊

云皆毛色以爲名也後有渠黃踰主車則造父爲御商

音泰篆商音丙石經作兗字林云隱作西爲右淮南

皆且泰丙之御也除轡銜奔鞭策高誘云次車之乘右

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驪力後及盜驪即而右山

子柏夫郭璞云柏夫姓名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馳驅千里

至于巨蒐國名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

王具牛馬之漣反竹用以洗王之足種乳也以至尊及二

乘實證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崑崙音之阿赤水

之陽山海經曰阿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

崑崙山有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陸賈新語

遊四海登崑崙山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河

王版云西王母居崑崙崑崙山紀年云鴻錫于瑶池之上

王十七年西王母見西王母賓于昭台錫于瑶池之上

勝善類也出山海經戴西王母為王謠徒歌曰謠王和

之各東歸詩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西登奔山云一

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嗚予一人不盈于德

而諧於樂辨後世其追數責也吾過乎命駕入駿之

乘事見穆王幾幾音神人哉言非能窮當身之樂猶

天子傳百年乃徂故肆其心也世以為登假假音焉遐世以為

登假明其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

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必鄂左右

而與之言曰苟老聃之祖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

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

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子小二儀

陰陽之紀者陶運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

萬形不覺其難也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

造物者豈有心哉自然以妙耳夫氣質因形者其巧

薄結而成形隨化而往故未即消滅也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

假物而為變華者與成形成而推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

皆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注篇目已吾

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幻身則是幻而復欲學老成子歸

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備校音絞

王讀作記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深思一

其道况不思而自得者乎夫生必由理形必由生未有

有生而無理有形而無生之與形形之與理雖精舍

不同而迭為賓主往復流遷未始暫停是以變動不居

或聚或散撫之有倫則功備而事著脩之失度則跡顯

而變彰今四時之今或中則三辰錯亨雷雨不疑推此

蒸燂則飛鍊雲沙以成冰頃得之於常眾所不疑推此

類也盡陰陽之妙數極萬物之情者則陶鑄羣有與造化同功矣若夫偏達數術以氣質相引此仰則一出而沒顧焉則飛走劫也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百姓不用

知聖人之道也顯奇以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

其功同人取濟世安物而已故其五帝之德三王之功

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帝王之功德

所以為帝王也揖讓干戈果是所假之塗亦奚為覺

教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

故事二曰為為作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

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

自二曰噩噩音三曰思思音

四曰寤寤音五曰喜喜音六曰懼懼音

夢四曰寤寤音五曰喜喜音六曰懼懼音

夢此六者神所交也此一章大旨亦明不識感變之所

起者事至則感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

其所由然知其所以然則無所怛怛下達及夫變化云

未來而不尋其本者莫不致惑言成一體之盈虛消息

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吉凶往復不得相關通也

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濡弱也陽氣壯則

夢涉大火而燔灼熾如悅反火性猛陰陽俱壯則夢生

殺陰陽以和為用者也抗則殺也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

有餘故欲施不足故欲取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

沈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

飛此以物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儻者哭

此以物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儻者哭

明夢或因事致感或造極相反
即周禮六夢六義理無妄然
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

接為事莊子曰其寐也神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謂此想

時有清慮之事非如世間常語故神凝者想夢自消謂此想

書日想有此事而後隨而夢也故神凝者想夢自消謂此想

情念夜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謂此想

無夢寐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謂此想

天夢為魚而潛於淵此情化往復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謂此想

豈虛語哉真人無往不忘乃當不眠何西極之南隅有

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

故寒暑亡亡音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

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

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海之內如跨河南北越

岱東岳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

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

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為不可稱計一覺一寐

以為覺之所為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

曰阜阜音婦落之國其土氣常燠燠音郁日月餘光之照其

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疆弱

相藉藉音陵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其下趣趣音去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

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呻呼音申而即事夜則昏憊

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夜夜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

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

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也分半吾晝

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

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

為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為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

吟吾南嘯藝音韻吟呻呻吟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

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

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夫盛衰相襲樂極哀生若欲覺

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已

思慮之事疾並少間病差也○此章亦明竟夢不異若

於夜尹氏榮於晝而辱於夜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

迎也御音訝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無水中

覆之以蕉與樵同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

夢焉順塗而誅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

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

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

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

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厭音慊又失鹿其夜真

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

訟而爭之歸之士師掌五禁之法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

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

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一以

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

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

聖人之辨竟夢何今亡無音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

邪直知其不異耳士師之言可也復恂信也音荀因喜怒而迷或猶不宋陽

里華胡化子中年病忘忘音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

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

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

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

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夫機理萌於彼著龜

卦兆而推情隱可假象數而尋今忘者之心泊爾鈞於

死灰事焉同手府宅聖人將無所容其鑒豈卦兆之所

占非祈請之所禱夫信順之可以祈福慶正誠之可以

致怨於人無狂僻則非祈請之所禱也非藥石之所

攻夜病結於府藏疾病散於肌腠者必假脈診以察其

暑所傷則醫師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

無心慮將何所化此義自云易令於是試露之而求衣

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先奪其攻已儒生欣然告其

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

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儒者之多方固

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上句云使巫醫術之所絕思而

子之忘同於自然以明無心之極非數術而得復推儒

生之功有過史巫者明理不真足則可以多方相誘又

欲令忘者之悟知曩之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

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

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

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
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疾病與至理相似者猶能
若斯况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
乎於願謂顏回紀之比理亦當是賜之所逮所以秦人逢
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
用惠非迷也而
迷於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其月令朽常
其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
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
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
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
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

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
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
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
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而况魯之君子迷之郵
者曾之君子盛稱仁義明言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
糧不若端歸也榮棄也此章明是非之理未可燕人生
於燕長張文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
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七小然變容指社曰此若
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消消音
犬胡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
二反禁音同行者啞烏然大笑曰予昔給給音若此晉

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家悲心更微也作微者誤○此章明清有一至哀

冲虚至德真經卷第三

冲虚至德真經卷第四

列子

仲尼第四

任理則寂然玄照者也

張湛處度注

仲尼問問音

君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子貢

及性與天道至於夫子文章究問之矣聖人之無憂常流所不及况於賜哉所以不敢問者將發明至理推起余於大賢然後微言乃宣耳出告顏回顏回接琴而歌孔子聞之果

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回不言欲以

激發夫子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問之夫子曰樂天

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天者自然之分命孔子歎小

反然有聞色少曰有是言哉將明此言之不至汝之

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惜日之言

今之所謂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

憂之大也無所不知無所不樂今告君實其脩一身任

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

命之無憂也此直能定內外之分辨榮辱之境曩吾脩

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唯季來世詩書禮樂治世

用萬物道則無益於理也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夫聖

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

世矣治世之術實須仁義世既治矣則所用之術宜發

衰薄之始誠由於此以一國而觀天下當今而觀來吾

始知詩書禮樂無效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

樂天知命者之所憂唯棄禮樂之失不棄禮樂之用禮

之方而引此以為憂者將為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

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莊子曰樂窮通物非聖人故

無知為知其則理自無知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無

無所不憂無所不為若欲論詩書易治術者豈故樂之詩書禮樂何棄

之有董之何為道即而不為為而不待物自全矣顏回

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所謂不遠出告子貢子貢茫

然自失未能盡符至言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

骨立發憤思道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

身不輟既悟至理則亡餘事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曰吾

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至哉此

人之道絕於群智之表萬物所不闕疑見叔孫氏曰吾

常聞之顏回至哉此谷自非鉢二情形者何能言其

辨謂况下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此顏回之辭亦無所用

廢用之奔亦因事而生耳故府仲萬幾對接世務陳大

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

弟子有亢倉子音庚桑名楚史記作亢倉子賈逵姓

得聃之道老聃猶不言自得其道亢倉子於何得之蓋能

以耳視而目聽夫形質者心智之室字耳目者視聽之

不聞牆魯侯聞之大驚不怪仲丘之用形不怪耳目之

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沈然無心者無

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

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夫易耳目之用者未是都無所

也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柰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

曰我體合於心此形智不相遠者也心合於氣此又遠其形智之

也氣合於神此寂然不動都忘其智智而都神合於無

同無則神矣同神則無矣二者豈有形乎自有其智其

有介然之有唯唯矣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

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唯豁然之無不干聖慮耳

遠近為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

知其自知而已矣所適都忘豈復魯侯大悅他日以告

仲尼仲尼笑而不荅亢倉言之盡矣仲尼持何所云商

太宰故二名焉太宰官名見孔子曰立聖者歟孔子曰

聖則立何敢知世之所謂聖者據其跡耳豈然則立博學

多識者也示現博學多識耳實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

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立不知曰五帝聖者歟

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立弗知曰三皇聖者歟

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立弗知武立之博學

之揖讓義農之簡朴此皆聖人因世應務之經迹非商

太宰大駭非聖商太宰所以孔子皆云曰然則孰者為聖

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聖豈有定所哉趣有聖者

焉不治而不亂不以治治之不言而自信不信者不化而

自行能為者則不能化此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何晏無名

所譽則有名者為道無譽為大則夫無名者可以言有各

矣無此譽者無名者為道無譽為大則夫無名者可以言有各

哉無此譽者無名者為道無譽為大則夫無名者可以言有各

與無此譽者無名者為道無譽為大則夫無名者可以言有各

異類自相求難與日為陽而夕夜之與冬日共為陰冬

為陰而朝晝遠與夏日同為陽皆異於近而共為陰冬

詳此與而朝晝遠與夏日同為陽皆異於近而共為陰冬

哉夫道者惟無所有者也論可知矣凡所以至於此者何

猶謂之道者以其能復用無所有也故雖處有名之域

而設其無名之象由以在陽之遠躡而忘其自有陰之

者道也夏侯玄曰天地以自然運聖人之自稱堯蕩蕩

無能名焉下云巍巍成功則疆為之各取世所知而稱

耳豈有名焉下云巍巍成功則疆為之各取世所知而稱

徧以天下之名更當云無能名焉者邪夫唯無名故可得

終莫悟是觀泰山崇嶷而謂元氣不造此是喻而

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聖理真疑絕故不可商

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此非常識所及子夏問

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

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辨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

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

師之莊賢於丘也莊猶務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

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反變也

而不變無權智以應物則所適必闕矣賜能辨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

怯師能莊而不能同辨而不能納必傷忠信之實勇而

同有違和光之義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四子

此皆滯於一方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貳疑

求變易吾之道非所許也會同要當寄之於聖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日損友

伯昏督莫侯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色主而不

來者相尋雖復日朝朝相與辨無不聞雖然子列子亦微焉列子亦自不

料簡猶不及盡也十年不相謁請其道玄合故至相遇於道日若不相見

者道存則門之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

敵視廢也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

形無傷往將奚為亦猶全也心虛則形全矣故耳不感

外冥一則形雖然試與汝偕往閱音弟子四十人同

行此行也豈復簡復方計長短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

行數有四十故直而記之也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

片各反字書作欺類而不可與接欺類神凝形喪外物

大面醜也類片各反而不可與接欺類神凝形喪外物

不能得 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神役形

無思慮則貌無動用故以商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

子末行反即者與言偶在末行非有貴賤之位行行然

若專直而在一本雄者夫聖至者無言及其有言則彼

同於物故觀其形者我之辨生矣聖人對接俯仰自

似求足而尚勝也 子列子之徒駭之見其尸居則自

非所以驚 反舍咸有疑色欲發列子之言子列子曰得意者

無言進進音知者亦無言窮理歸極較用無言為言亦

言無知為知亦知方欲以無言發言無知遺知希無言

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此方亦復欲全自然處

知無所知者曷嘗忘知固非自然而忘言知也亦無所

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夫無言者有言

有知之主也至人之心豁然洞虛應物而言而非我言

即物而知而非我知故終日不言而無言默之得終日

無所不知無所不知之名故得 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不語

之所會者更無所知也其所適者反下而便怪子列子學

也上章云列子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

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

利害老商始一解頰而笑七年之後從從音心之所念

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

而坐而並坐似若有夏張昇降之情夫聖人之心九

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

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進音矣而後眼

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疑形釋骨肉都融不

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
 則理無所隱矣黃帝篇已有此章釋之詳矣所以重出
 明順心之理則無幽而不照二章雙出各有攸趣可不察哉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
 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言所
 也新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之所變小人謂凡人
 也謂榮悴殊觀以為休戚未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
 人與列子游則同所以游則異故曰游乎游乎壺丘子
 曰御寇之遊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
 恒見其變苟無暫停之處則今之所見常非向之所見
 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與化俱往務外游不知務
 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

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

人雖七尺之形而天地之理備矣故首圓足方

取象二儀鼻隆口武比象山谷肌肉連於土壤血脉屬

於川瀆温蒸同乎炎火氣息不異風雲內觀諸色靡有

履涉朝野然後備所見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

不知游既聞至言則發其游觀不壺丘子曰游其至乎

向者難以至故重叙也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

知所眡眡音視內定於己故不知所物物皆游矣物物

皆觀矣忘遊故能遇物而觀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

謂觀也我之所是蓋是無所是耳所謂游觀故曰游其至

矣乎游其至矣乎龍叔謂文摯摯音至文摯六國時人

時末國良醫也曾治齊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
 乎文摯曰唯命所聽聽平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

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不弗憂

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無往不齊則視萬視吾

如人我忘彼也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其家觀吾之鄉如戎

蠻之國天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觀刑罰不能威盛衰

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

子制僕隸夫入所以受制於物者以志有美惡賦有利

友異故天子不能得親僕隸不能得狎也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音明而立文摯自後向

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

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舊說聖人心今以聖

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無所由而常

生者道也無忘懷任遇通亦通窮亦通其由生而生故雖

終而不亡常也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通攝生之理不

常存此賢人之分非能忘懷閻得自然而全者也由生而亡不幸也役智求全

違害就利務內役外雖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

實相應亦自然之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

亦常生理已盡亦是理之常也由死而生幸也犯理違

而未及於此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聖用

亡得道存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

謂之常乘凶危之理以害季梁之死揚朱望其門而歌

於盡生順之道以至隨梧之死揚朱撫其尸而哭生不幸

可哀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隸猶群

不知所以生亦不知所以死
故哀樂失其中或歌或哭也
目將眇者先睹音秋毫

耳將聾者先聞蚋而銳
飛口將爽者先辨淄音澠

乘淄水出魯郡萊蕪縣澠水西自北海郡千乘界流
至壽光縣二水相合說符篇曰淄澠之合易牙嘗之○

爽差也淄澠水異
未既合則難別
鼻將窒者先覺焦朽焦朽有聲而難別也

體將僵音者先亟去吏
犇佚佚音奔逸體之御馬將奔

也與人心將迷者先識是非得中和之道則不可渝變

居亢極之勢莫不頁盡故物之弊必先始於盈滿然後
之於虧損矣窮上反下極盛必衰自然之數是以聖人

能順心之所識故智周萬物終身全具者也
至者則不反要造極而後還故聰明強鄭之圃澤圃田

多賢有道德而東里多才有治能而圃澤之役有

伯豐子者役猶行過音東里遇鄧析音錫節析鄭

兩可之說而時無抗者
作竹書子產用之也
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為于為若

舞彼來者奚若世或謂相朝其徒曰所願知也知猶鄧

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養養上音余之義乎受人養

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為我用者人之

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喻彼為犬

執政也長幼羣聚而為牢藉藉本作籍側載反牢謂牲牢

刺也周禮鼈人以時籍魚鼈也又籍謂以竹木圍繞又

莊子云以臨牢欄李願云牢豕室也欄木欄也文字雖

異其意同庖厨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非

能應非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

多機乎機巧女多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

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

者羣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周事立則有所不

不兼巧徧而智敵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

之與能為之使焉不能知衆人之所知不能為衆人之

地而無惡無好無愛無此則以元為心者不居知能之

視聰者為聽智者為謀勇者為戰而我無事焉苟察謂

傳蝦夏侯玄曰子等在世榮間功名勝我識減我耳

玄曰夫能成功各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有餘於

末者邪谷曰成功名者志也局之所弊也然則志局自

一物也固非識之所獨濟我以能使子等為貴而未必

能濟子之執政者迺吾之所使子奚幹焉鄧析無以應

自其徒而退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公儀堂谿氏

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

如弱也音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

之力能折之舌春螽螽音終之股堪秋蟬之翼堪猶

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滿憾

其弱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

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

有商立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

力故也以至柔之道御物物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

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

為人每攻其所難故學眎者先見與新學聽者先聞撞

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古人有言曰善力舉秋毫

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道至功玄故今臣之名聞

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未能令名然則

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猶免於稱以能用其力者也

善用其力者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矜能中山公子牟

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公子牟文侯子作書四篇號曰道

山公子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公子

存而樂正子與之徒笑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

龍也子與曰公孫龍之為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不祖宗

倂給而不中丁仲反雖才辨漫衍而無家行而無定家

好怪而妄言愛奇異而虛誕其辭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

木安等肄之龍檀人姓名共習其業莊子云桓國公孫

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其言

過故責其實驗也龍太子子與曰吾笑龍之詒詒音待欺孔

穿孔穿孔子之孫世記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

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

弦視之若一焉箭相連屬無絕落處前箭著後箭復

連物之相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蒲江蒙之弟子

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史記云綦國

多竹篠之箭鳥號黃帝弓綦地也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

眇眇音不睫本作挾目瞬也矢隧墜音地而塵不揚箭

勢極雖著而不竟所謂彊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

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戲此言後鏃中前括鈞後

於前同發發於前發則無不中也近世有人擲五木百

無奇直後擲如前擲耳庾子嵩聞矢注眸子而眇不睫

之曰王公不言聞得理皆此類也

盡矢之勢也夫能量弓矢之勢遠近之分則人物之與

至拙者聞射箭之所至要當其極當其極也則豪分不

復進聞其極則隨遠近而制其深淺矣劉道真語張淑

奇云當與樂彥輔論此云不必是中賢之所能孔穎射

者則必知此湛以爲形用之事理之蘊者偏得其道則

能盡之若苞丁之投刃匠石之運斤是子何疑焉樂正

備達於一事不待聖賢而後能爲之也

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

魏王曰有意不心夫心寂然無想者也若橫有指不至

夫以指求至者則必因我以正物因我以正物則未造

其極唯忘其所因則彼此玄得矣惠子曰指不至也

有物不盡在於麤有之域則常有有在在於物盡之際則

不可盡唯因而而不損即而不遠則泰山之崇岷元氣之

皓芒眠然爲一矣惠子曰一尺之解曰取其半萬世不

竭有影不移夫影因光而生光苟不移則影更生也夫

於影惠子曰飛鳥髮引千鈞夫物之所以斷絕者必有

之影未嘗動也

可斷故髮雖細而得秤白馬非馬此論見存多有辨之

重者勢至均故也故關而孤犢未嘗有母此義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

尤也尤其在子矣尤失反夫無意則心同同於無指則

皆至忘指故無盡物者常有常有盡物之心物既影不

移者說在改也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墨髮引千鈞勢

至等也以其至等之故故不絕絕則由白馬非馬形名

離也離猶分也白馬論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

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尋此等語如何可解而

猶不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此語近於樂正子輿曰

歷然子以公孫龍平原君之客字子之鳴一本作公孫龍於

亦作無異於馬云馬者曰馬論之義也皆條也言無異

云鳴者但鳴而無理趣取爲義則長矣

於鳴而皆謂有條貫也設令發於餘寢子亦將承之既疾龍之辨

之慢言也故遂吐卸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

論既忿氣方盛而不可堯治天下天下欲治之五十年不

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

歟夫道治於物者則治名滅矣治名既顧問左右左右

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若若有知者則

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蒸衆也夫能使萬物咸得其極者

物之性豈順天之道哉堯喜問曰誰教爾為此言童兒曰我聞之

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當今而言古詩堯還宮召

舜因禪以天下功成身退舜不辭而受之會至關尹喜曰在

已無居沈然無係豈形物其然形物猶事理也事理其

動若水順水而動其靜若鏡故若鏡也其應若響應而

響也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同於道者

善若道者亦不用且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性

所用耳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

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道豈有別

而應之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

成之者得之則無所失矣知而忘情能而不為真知真

能也知極則同矣無情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

聚塊也積壘也府也雖無為而非理也

冲虚至德真经卷第四





